

# 《宋史·忠义传》中的滕茂实

杨博文

《宋史》研究中，对于忠臣义士的评论，目前来说，往往只注重几个为社会上所熟知的并时常谈论到的，如杨业、宗泽、岳飞等等的一些武将，或因受小说或其他的影响。其实，有宋一代的忠臣义士，尤其是从宣和至绍兴时，比比皆是，远不只几个如小说上所说的一些武将，只不过不被人们所注意，或因史载的纪传简约，如《忠义传》（四）中的滕茂实使金的经历、详实情况，就是其中一例，使英名侠骨不显，实属憾事。

滕茂实的忠义爱国和高昂的民族气节，虽于《宋史》的《忠义传》（四），有所著录，但语焉不详。兹录于下：

滕茂实字秀颖，杭州临安人，①登政和八年进士。靖康元（公元一一二六）年，以工部员外郎假工部侍郎②，副路允迪出使，为金人所留。时茂实兄珣通判代州，已先降金。粘罕素闻茂实名，乃迁之代州，又自京师取其弟华实同居，以慰其意。

钦宗自离都城，旧臣无敢候问起居者。茂实闻钦宗将至，即自为哀词③，且篆“宋”而这种终身服徭役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是显著的存在的，因此“役”的称呼也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。

第二，这个时期由于战乱的频繁，人口大为减少，对劳动力的争夺也愈见严重。兵、吏等专籍的出现就是朝廷籍以控制人口，不让他们流入豪强手中的办法，而控制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把他们当作劳动力使用，以供剥削和奴役，于是一部分兵和低级的吏身份不断降低，成了国家直接奴役的劳动生产者，即使是用以作战的兵士也常常当作劳动力使用。这样“力”就成了他们身份的标志。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称作吏力、兵力、公力、事力等等，或简称力。当然，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被称作佣力、工力也就很自然了。

第三，豪强大族势力在该时期趋向鼎盛。他们与皇室朝廷之间不断冲突和平衡的结果之一，就形成了一又一个分割奴役人工户口的制度。从魏晋时的领兵、荫客制，到后来的给力、给役、送故、食干等制，无不体现了这一点。既然“力入私门”、“皆是私役”反映了这些制度的实质，那么“力”、“役”等字眼泛滥于这些制度的内容中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① 《齐东野语》卷……滕茂实条为“吴”人。

② 《齐东野语》卷……《宋文宪公集》卷三九并作“太学正兼明堂司令”。

③ 见《齐东野语》卷……。



工部侍郎滕茂实墓”九字，取奉使黄幡裹之，以授其友人朔宁府司理董诜。钦宗及郊，茂实具冠帻迎谒，拜伏号泣。金人谕之曰：“国破主迁，所以留公，盖将大用”。迫令易服，茂实拒不从，见者堕泪，茂实请从旧主俱行，金人不许，忧愤成疾，卒云中。”

聊聊贰百余言，使人迷罔不明者，滕茂实的忠义事迹何在？尤其没有说明他的使金原因和“使命”是什么？如何与敌人进行舌战？及为何将他系之于雁门而不使他归宋？凡此种种，传文均缺乏明确的交待。原来元人托克托修《元史》时，主要是根据宋人原有旧本记载编纂而成，所以对宋统治者的对外屈辱投降，对内严厉镇压人民的一切，均采用曲折隐晦的语言予以回护<sup>①</sup>，象滕茂实的使金，只记其大概，就是一例。现将滕茂实的使金经过和真实情况，试论之以补辍史实。

## 二

宋徽宗赵佶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，当时尚在壮年，而所以突然让位其子赵桓，是处于无可奈何之际，其主要症结，无非是与金国的外交上失算，以至成了致命的打击。

金人原系游牧的女真人，本受契丹人的严厉管制和残酷剥削。世居混同江之东，长白山鸭绿江之原，契丹耶律阿保机并吞北方三十六蕃，此其一也。后因避辽主宗真的讳，更名为女直。所以女真人一直经受契丹人的压迫和虐待，如“银牌天使<sup>②</sup>至女真，每夕必欲荐枕者，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，以未出适女待之。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，恃大国使命，惟择好妇人<sup>③</sup>。”如此民族压迫，难怪女真举族浸忿而抗辽。但女真人却自宋建国以来，于建隆至开宝，几乎年年从海上朝贡<sup>④</sup>。以后仍保持良好的贸易和关系，常从其国的苏州<sup>⑤</sup>泛海至登州贩卖马匹。而关系的恶化，自“海上盟约”的龃龉开始，两国关系日趋恶化。

金国的建立者阿骨打，名旻，自幼好弓矢而善射，其父劾里钵临死前谓“惟此子足了契丹事”<sup>⑥</sup>，后辽命为详稳。辽天庆四（公元一一一四）年秋九月起兵反辽，冬十月就克宁江州。明年春正月（宋政和五年），建立金国，都于会宁。至宣和七年灭掉辽国，前后仅不到十年时间，已成大业，其成功之速，实属罕见，考其原因，女真人“俗本鸷劲，人多沉雄，兄弟子姓，才皆良将，部落保伍，技皆锐兵。是故将勇而志一，兵精而力齐，一旦奋起，变弱为强，以寡制众，用是道也<sup>⑦</sup>。”

政和七年秋七月，有汉人高药师，曹孝才、及僧郎荣等人率其亲属老幼二百余人，用大舟浮海，欲到高丽去避乱，被风漂泊，却从贩马旧道飘到驼基岛，见登州守臣王师中，言说金国的建立和反抗辽国，并屡败辽军，今其师已过辽河之西，辽的灭亡，已迫在眉睫，恐怕旦夕的事了。王师中奏于朝廷，徽宗见奏，令蔡京、童贯计议。蔡、童辈本是阿庾奉承之徒，好大喜功，向以个人利益为重，不计国家利害关系，竟异想天开地乘机收复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，坐收渔利。于是遣童贯副郑允中使辽，窥视虚实，恰巧遇见燕京人叫马植的，因在其国犯罪，想投奔归宋，“植本涉猎书传，有辩才，能文辞，长于智数”<sup>⑧</sup>。他见到童

① 赵冀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三。

② “银牌天使”持有银牌使者，见王易《重编燕北录》。

③ 《松漠纪闻》。

④ 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四》。

⑤ 今辽宁沈阳宁海县。

⑥ 《金史·太祖纪》。

⑦ 《金史》卷四四《兵制》。

⑧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。

贯，献上取燕的计划和策略。童贯被他说得心动，并约他归宋后从长计议。后马植几次书上奏平燕的计策给徽宗，主要说“云中是根本，燕蓟为枝叶，先分兵挠燕蓟而后重兵夺取云中”等等。深深迎合徽宗和蔡京、童贯的意度，徽宗在欣喜之余，还特赐他名为赵良嗣。加以雄州的和洗，也揣知朝廷有攻取幽燕的意思，用厚赂结纳北方豪杰，收得燕山地图献给朝廷，同时中山守臣张呆，及高阳关安抚吴玠，也奉上燕、云地图。于是在政和七年十二月，遣登州防御使马政为使，由登州海道出发，正式聘于金国，订立盟约，两国夹攻辽国，辽亡后，我取石晋时陷入契丹，燕、云十四州地。这是闻名历史的“海上之盟”。

约成后，蔡京等宰辅大臣，既不积极整军作好夹攻辽的战争准备，反而以“为国兴利，备兵兴支用，仍行香茶盐矾等法，令州县立递年租额，以最殿考尝罚，守令奉行，罔敢少怠。又有和籴、均籴、对籴以备军食，累年于兹，民力遂耗，所在商人卖法，重获厚利，朝廷籴本原降州县输纳者，实未尝得悉，为官吏所有，天下多故，京实启之<sup>①</sup>。”并在江南仍行扰民尤甚的“花石纲”，对人民的剥削更为厉害。所以当时太宰郑居中、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等已提出对“海上盟约”的不同意见，及“财用匮乏，民力彫敝”等等，面责蔡京、童贯误国。但徽宗和大臣们却等闲视之，还一再频遣马政、呼延庆及赵良嗣使金，谋求盟约、和议、定疆界等，直至国破。金主曾以试探性的所谓手札付赵良嗣，并曰：“本国兵径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，南剽兵自雄州趋北沟夹攻<sup>②</sup>。”约定金取中京，宋取燕京，增岁币三十万，还声言：“不如约，地不可得”的要挟。良嗣坚持燕京一带，则连西京，金主因不明宋的力量，不得不答应良嗣的要求。但此后，金招降纳叛，又用降将耶律余阙谋，连战连捷，即破中京，又引兵趋松亭关，因与宋有约在先，各不过关，所以引兵由西而过。辽主天祚被迫已逃至云中，又入天德军，趋渔阳岭，窜入夹山了。

宣和四年，金人照会宋军夹攻，徽宗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、蔡攸为副使，屯兵于边境，以应金军，并揭榜招谕燕京的军民立功自效。更进军雄州，命都统制种师道分道进兵。但其裨将杨可世前军却被辽军击败在兰沟甸，种师道进兵白沟，也被辽将萧干等掩击，不战而还。西路将辛兴宗又战败于范村。六月，种师道败保雄州，辽人追击到城下。徽宗闻诸道兵皆为辽人所败，害怕得很，也懊悔对辽的用兵，遂命“班师”。但少师王黼以为“若不取燕、云，女真必强，中原故地，不复为我所有”。劝帝伺机再行用兵于辽。七月，王黼闻辽燕王耶律淳死，复命童贯、蔡攸整兵以进，又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，议两道进兵。会金人来议师期，加以辽将郭药师等以涿、易二州来降。十月，刘延庆与郭药师统兵出雄州，师次涿州，郭药师与高世宣、杨可世等袭燕。辽将萧干赶来援救，战于城中，药师等屡败，甚至弃马抛戈缒城而出，死伤甚重。自刘延庆芦沟河烧营夜遁，众军皆溃<sup>③</sup>。熙丰以来所储军实殆尽，退保雄州<sup>④</sup>。燕人知宋军的作战无能，将宋军的弱点在金人面前彻底暴露无遗了。

宋军两次攻燕均遭挫败，而燕地最后反被金人所得。虽金人得之而仍归还宋有，但仅仅只燕京六州二十四县，与宋金原约应归还“石晋时陷入旧地包括山前山后十四州”不相符合。于是再遣赵良嗣使金交涉，并提出奢求，索取营、平、滦三州之地。金主不但不允所请，

①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。

② 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九三。

③ 《宋史》卷一百一十一徽宗本纪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一百五十七刘延庆传。

仍只允许燕京六州之地归还外，还提出增加岁输银绢各二十万两匹，另新加所谓“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的新约。此约成立后，才开始燕京的交割，而金人却把人、物、财抢劫一空，宋以岁币百万缗之数，只换得一座空城，并且埋下了两国间战争的不可避免的祸因。

### 三

宣和七年七月，金人掳获辽主天祚，辽亡。从此，把侵犯矛头全转向宋皇朝，宋廷君臣尚在醉生梦死之中。九月后，粘罕开始率军南犯。南侵前，先前后连遣三次使臣，来往于二国之间，名为聘使向宋廷报获辽主，实系窥探进军路途的间谍。此后才分兵二路南下，其一由王子斡离不为帅寇燕山。其时在燕的降将及常胜军因受张觉事的处置不妥而解体<sup>①</sup>，燕山守将郭药师叛降金，燕山诸郡遂皆陷落，至此河北诸郡已无力拒金，所以河北已非宋室所有了。另一路以国相粘罕为帅，寇河东诸郡，宋将李嗣本叛，忻、代诸郡失守，遂围太原。败报纷至，朝廷震惊，但仍不思抵抗良策，却千方百计谋求苟且偷安。于是遣李邺使金议和，又召天下勤王师保卫京师，且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，更准备船只运财物宝货东下。

时童贯刚从太原逃回开封，正当徽宗南郊华，闻金人已破燕山，车驾亟回禁中，召宰臣议传位内禅。所以钦宗在忽促间即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即位，至明年改元靖康元年。钦宗称帝后，在靖康元年正月三日，即颁发文告，声言：“朕以金国渝盟，药师叛命，侵轶边鄙，劫掠吏民。虽在缵承之初，敢忘付托之重，事非获已，师实有名，已戒六师，躬行天讨。将士锐于敌忾，梦卜肇于袭祥。庶宁帮国之虞，克绍祖宗之烈，应亲征合行事件，令有司并依真宗皇帝幸澶渊故事，疾速检举施行。”<sup>②</sup>说明这仓促的内禅原因，主要是对付金人的南侵。但从其诏书中的语气看来，似乎象有心振邦救国的有为之君，抱有宏图。但当一闻金人破相州、浚州，威武军梁方平溃师，焚河桥而遁逃，河北河东路军何灌军马望风而溃散，及金人济河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至六日，方全军渡毕，才闻开封等的警报，就象丧魂落魄的惊弓之鸟一样，弄得手足无措。如果当时君臣同心同德，互不猜疑，决意坚守，保卫开封，尚可挽回危局。如金兵初到京师西北的牟驼关，得天驷监马二万匹，奋力攻西水门，大船数十艘，沿汴河顺流而下，其势甚锐。李纲督军亲自临阵指挥，还募得敢死士卒二千人布列拐子弩，俟金兵大船到来，即用长钩摘住，投向岸上而碎之<sup>③</sup>。使斡离不知城守有备，非能急攻可得，乃退兵。惜乎当斡离不兵临城下，身为太上皇的徽宗连夜出通津门逃奔南京，宰执大臣除李纲主张固守外，其余的多请钦宗也南奔以避金兵锋刃。虽钦宗不愿离开京城，但仍想用割地纳岁币来求得苟安，只李纲反对和议，并将两军形势之对比告钦宗。时钦宗在慌忙中问计李纲，纲曰：“今日之计，当整军马，团结民心，相与坚守，以待勤王之师”。<sup>④</sup>而朝廷大臣，不以国计民生着想，还各以私怨互相攻讦。后来李纲的主张为种师道等及各路勤王武将所拥护，更讽以唐玄宗听到潼关失守就逃往四川，使长安沦落的教训，其原因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。但钦宗还在犹豫两持，存徽幸之心。又因李纲数次击退金人进犯，勤王之师云集，迫使斡离不遣使随李邺来议和，还花言巧语地言其出师南来，因徽宗渝盟。今闻内禅

① 张觉原系辽兴军节度副使，入金为南京留守。后叛金投宋，为泰宁军节度使。因兵败奔燕京，金人来索觉，宣抚王安中遂杀觉，函其首送金。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，为之解体。参见《宋史》卷四七二张觉传。

② 《靖康要录》卷一。

③ 《靖康传信录》卷一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三五八《李纲传》。

⑤ 《靖康传信录》卷一。

钦宗)竟复懇諤和以结盟好。但也洞悉宋廷的心理，所以请宋大臣赴寨相议。主和派如翟公、李纲等还命胆小如鼠的李棁为使去营议和，而李纲早已预料李棁的柔懦，要自己去金营谈判，钦宗认为李纲太刚强，恐碍国事，仍派李棁及郑望之等去金营相议，而李棁果然“奴颜婢色地有辱使命。”斡离不者南向坐，棁、望之等北面再拜，膝行而前，斡离不遣燕人王汭传道语言，谓“都城破在顷刻，所以敛兵不攻者，存赵氏宗庙，恩莫大焉”。今议和，须犒赐之物：金五百万两，金银五千万两，绢彩各一百万匹，马驼驴骡以属各以万计；尊金国主为伯父，凡燕云之地在汉者悉归之；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之地；又以亲王宰相为质。师乃退<sup>①</sup>。并指事目一纸，令棁等传达朝廷。棁唯颤首听命而不能发，王汭即附耳语曰：“徒使金人有辐輶宋室的口实，还讲笑南朝风土。”棁回来后，又呈上斡离不“和议”十二条的长切于事目，由大臣们极为惊恐，而他深怕和议的不成，很想满足其所需。惟李纲力争，以为不能给所请，并“所索金重甚多，且虽囉舌不足以充其数”。泽州、晋州、河间、中山、河间三镇之地，号为三镇，其要害余郡地，塘泺险阻皆在焉，制之何以立国<sup>②</sup>？但钦宗在主和派大臣们怂恿下，恐金人再背外生枝，却同意了斡离不的要求。其实，凡有见闻的已知其势不能久，于是大肆搜括金银宝物，遍乘与服饰，及六官府器皿，宜庶优家财，所得金三万两，银三百万两，以肃王枢及张邦昌、曹景等为质，送于斡离不军前，以图脱免一时之祸患。前番安达语。但宋廷持江都和议，光宗降旨准许，知和议和偷安。割地以喂饑虎，然虎犹不足，示终无终成大错，半载后金兵大至，遭亡国之祸，人民罹难，后悔莫可，可谓惨矣。士卒怨声四起。河吏真卿并书督令，津口合渡亲迎，祭文宗庙哭泣，奠亡国神宁酒。召募士卒千隻，舟船千艘。是南朝人金世故是主，因京山山贼名粘罕<sup>③</sup>。粘罕举兵反，事始割三镇，帝皇宗室欲以兵而制粘罕不和粘罕事人，所以覆灭也。未有原因。平日，来青州招苗中吉，留其从母人金翰离不，号本名粘罕，又号阿骨打第二子。每随其父东征西讨，凡有智谋，善权术，勇敢，金史称其“居得平州，战胜自河，席卷而南，风行电举，兵无留难，再附张而休容固矣”<sup>④</sup>的功绩，在于侵宋时所得。是侵宋祸首。粘罕本名粘没喝，这语讹为粘罕，一史称宗翰。貌雄杰，能披甲冒火，骁捷如风。轮剑入敌，唯性特严酷残忍，沈鸷多谋，遇战有时横不顾命者立斩之，所以每战能胜，曾与翰离不相较，有过之无不及。《金史》称他“内能谋画，外能谋敌，决策制胜”<sup>⑤</sup>。其时“和议”既成，南宋先输解及遣质于斡离不，不啻于俊卿。主兵至高平，也派使来索金銀。宋因各路勤王师已纷至，拘其使者。粘罕怒，乃纠集叛军，太祖大怒，攻打月余而城固守不能下，遣平阳叛军攻下威胜军，又遣金兵入南北洋，陷隆德府，举朝震惧。为了缓和的好和平，才另遣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、工部员外郎假江都侍郎滕茂麟、翰林修撰宋彦通奉至镇地图使往粘罕河东军前。这是滕茂实使金的原因，但滕茂实等奉至镇地图去金局，宋廷的抗金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各地勤王师相继接踵到宋，朝廷又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，驻扎滑州，姚古为制置使，总兵以援太原。种师道为制置副使，总兵以援中都。河间诸郡<sup>⑥</sup>还有高度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如空绍、杨时、吕周重等皆一再说明三镇决不能割让，此三州地既是国家的屏障，更是人民的根本。如失三镇，汴京成为无险可守之地。于是钦宗深以为悔，乃密令三镇守臣固守，不伏交割。粘罕既得算，莫索宋人金，真燕云奥因。夷资许泽州采买，宋处金谴责。许留京南人金人，割逼契丹草头立正杀戮<sup>⑦</sup>。① ② 《清康传信录》卷二四卷，宋末，见卷。村碑立，不立碑，立石碑，常艾耕荆京。金差首其函，焚杀董中安王。③ 《金史》卷七四宗望传。④ 《金史》卷七四宗翰传。⑤ 《金史》卷二八五三卷《史宋》。⑥ 《金史》卷二八五三卷《史宋》。⑦ 《金史》卷二八五三卷《史宋》。

不得宋之财宝，又不得三镇土地，于是大怒，令缚三人至而大骂，并欲杀之。路允迪叩头哀求，谓罪不迭，竟不能措一词以答复。茂实至，却从容严词抗言曰：“送三镇地图者，为三使臣职也，割三镇土地者，守臣职也。图不至责使臣，地不至责守臣。三镇地图一纸可袖，土地重且大未易交割，且使臣奉朝命送地图，非送地也。今三镇地不得不于守臣，而欲杀使臣，杀之可矣，何以骂耶？”<sup>①</sup>粘罕素闻滕茂实的名，想他替金国效劳，乃系允迪、茂实二人于代州狱中。

半月后，路允迪因贿赂粘罕的左右求归获准，并许归朝后当与李邦彦等谋献三镇土地。滕茂实仍被扣于代州。在路允迪将归时，茂实曾命其苍头滕逵奉家书随路允迪归宋，对逵曰：

“从路大人归，毋留此，死亦无益也。我服朝命，不敢侥幸取辱，此身已置于死生度外矣，但愁老母在堂，不能承朝夕供菽水之欢，为天下罪人耳。”但其仆却抱着茂实的足而大哭，  
并涕泪垂于丈人同受苦难生死之厄。  
至大中兴崇道五年，告举业录一任科考督学长中升直  
合掌书，少司重尊下议。  
五  
粘罕素闻滕茂实名，想他替金国效劳，乃系允迪、茂实二人于代州狱中，来出是食。  
“我生为大宋臣，死为大宋鬼，岂能更事他君！”即北朝强使司牧，乌知其不为南朝乎？<sup>②</sup>粘罕恼羞成怒，竟炮烙伤其足，  
至死不屈。我颈尚可断，岂爱足哉！<sup>③</sup>负痛而几次死而复甦，终不从粘罕之所请，  
被囚代州。至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六月下旬，二帝北狩，移居去。  
有祖金的宋室旧臣，都无敢候问。至代，独滕茂实号泣迎皇帝，涕泗横流。因茂实久在金地，  
无通信息，不明情势，所以见二帝北来，甚感奇怪，问二帝为何至此耶？钦宗告诉他，为李邦彦、张邦昌等奸贼所误，  
以致国破家残，悔莫及。  
并且，“知卿孤忠在外，复有如苏武持节匈奴者乎！”<sup>④</sup>茂实为真饿  
食以进，但二帝因欲宗宋后新丧，加之途中备受金人虐待，悲愤过度，不能下咽。  
况驿馆萧瑟，上草烟囚犯十般，半夜不具灯火，惟闻虎吼狼啸。明日帝将去五国城，  
他请求再由主同行，但粘罕不允，但许送二帝北行，至大和岭，又为金吏阿既眷逐回。  
他才与二帝郁然垂泪拜别。  
查回后，他痛不欲生，虽有其仆百般劝勉，总不能释然。至代后则大病不起；临死时，  
嘱以黄幡裹尸，葬于台山寺之敦园，并以自篆九字的墓碑识之<sup>⑤</sup>，终年四十岁。  
代人感其忠，作文以祭之曰：“先生何为而于此哉？先生何为而死于此哉？使此房庭之内，目睹先生之死，则知万世中外之防甚明，而僭窃者因之而知警。”朝廷之上，闻先生之风，则知千世民彝之天未泯，而奸佞者因之而有愧。  
以谓轻于鸿毛而重于泰山，非先生其谁与？  
又购地耕植在雁门山以纪念，春秋祭祀。但当是年八月，“会葬立冢，对墓回视”<sup>⑥</sup>。  
“一立冢，此即滕茂实的陵墓，实经哲以补《宋史》的简约之处，此扬爱国的民族气节，  
葬于代州，即其墓也。而思公之县长不，“会葬立冢，对墓回视”思，不啻

①③④ 顾沅《吴郡名贤图赞》。

② 宋史·忠义传·四滕茂实。文采一脉，《孝宗高宗皇帝》、《宋高宗皇帝》、《宋理宗皇帝》皆有记载。

⑤ 宋史·忠义传·四。宋史·忠义传·四。

⑥ “雁门山之陵墓，贵冷重典……”武大要主册。由是而愈益深固，盖其《孝